

周
易
集
義

周易集義卷六

深陽強汝謬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下經

三三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以漸而進也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天下萬事莫不有漸而女子從人尤須有漸女子處於閨中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問名納采以至親迎其禮畢備而後成夫婦之道焉故以女歸爲義與

歸妹正相對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是貞吉也咸止而說其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漸止而巽其進以正是爲女歸之吉要皆以貞爲主士君子進身之義亦可以是以推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世俗多失漸進之義獨女歸有漸存焉進得位者漸與歸妹相反由歸妹爲漸則歸妹之九二進而爲漸之九五故曰進得位往而有功也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曰進以正其位

承進得位而言其所謂得位者以其剛得中也此皆
與歸妹之位不當相對而言以釋利貞之意其進以
漸而得正則可往有功而正天下也又以卦體言之
內止靜而外巽順其進從容不迫動惟厥時自无致
窮之理凡進於事進於學進於位者患在不能禁其
欲速躐等之私心失其循序漸進之道妄動以致窮
耳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朱子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木在山上由萌華而扶疏繼長增高未有不以漸者
君子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德以漸而積非可陵

節而遽至也俗以漸而善非可朝夕而速成也二者皆當以漸而進又居賢德然後可以善俗亦漸之意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爻皆取鴻象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於漸之義爲切
昏禮用雁取不再偶又於女歸之義爲切也干水湄
水鳥止於水湄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初六以陰柔
居下才弱而上无應援如新進小子未能得志危懼
不安又畏人之多言兢兢不敢縱以此而進亦甚艱
矣然正惟如此乃所以安其身而得漸進之道其義

无咎若進身之始卽得所安用剛躁進則反違漸進之宜而有咎矣從古素門平進中多吉士惟其進有漸兢兢自持非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也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初六所處正與此相反其无咎也不亦宜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進身之始能知艱而危懼雖未得所安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衍衍和樂意
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能進於
安平飲食以時衍衍然和樂其吉可知然二與五以
中正相應恬靜從容中大有事在非徒以身之安裕
爲吉也

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

飲食而吉者豈以安居宴樂爲宜乎必有中正柔順
之德以靖其於位則雖不急於進而非无事而食也
以學問言之則造以道而居安自得非遽望有成於
坐獲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平原也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三本艮體內无正應
而比於外卦之陰陽性上進三又過剛不中忘止務
進而外耽於四陰之異順此夫征之所以不復也三
四之合非正道何以成生育之功婦雖孕豈能育乎
凶之道也卦辭言女歸吉故以夫婦爲言漸進之時
躁進則違道順止則得宜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
在禦寇言可止也三以剛居下之上隱然有干城之
象若止而不征可與下二陰相保是禦寇之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也

貪進忘舊離其羣醜而不顧矣雖孕不育失夫婦之正道也惟止而不進則利用禦寇以下卦二陰之順從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趾連不能握枝進漸于木非其所也桷木之橫枝平出如椽者或得平桷則可暫安矣四以柔居上之下雖乘九三之剛而巽順之道有以相安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可暫安而无咎漸進之時宜柔不宜剛故陽爻多戒辭而陰爻皆无咎況四之

巽順宜乎高而不危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求安之道惟順理以行而出之以巽四之得桷非偶然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高阜也鴻水鳥而漸於高阜非所樂也婦指六二五居高位而下與六二爲正應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雖中正之德相應相求而未
能卽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豈不正者所能隔害故終莫能勝之但其合有時耳終得

其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以中正相交雖有閒之者豈能勝乎終必得其
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程子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今從之上九
處至高之位而乘巽風之上乃翱翔雲際而不欲下
之象羽所以飛者儀法也翔雲路而屑下此賢達之
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君子愛身以愛道揚雄
所謂鴻飛冥冥弋者何篡也矧頑起懦可以爲百世

師矣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其進也以漸而不失時其翔也以羣而不失序所謂
進退可法者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
得而亂哉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家國而非素飽
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
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
當有處焉

三三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如漸則曰女歸矣卦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失婚姻之時與咸之兩少相感者異矣又女先於男以說而動失婚姻之禮與咸之男下女者相反皆非正也征凶者動則凶也又曰无攸利者如卦之義不獨歸妹无所往而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天地之大義也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人之終始也乃卦以少女從長男則非其配偶說以動則恣情縱欲是所歸妹有未合乎義而不能成其始終者故中爻皆不當位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三五皆柔乘剛以處亦不順而无攸利夫夫婦有唱隨之道此常理也苟以說而動續亂夫婦之道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男女不正而失位陰陽愆序而反常其說動之初以爲利存焉而不知適以貽害從古君子之屈於小人中國之折於夷狄皆見爲利而自罹其害失其位而利可微乎此聖人所深戒也

象曰澤中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陰氣感陽而動爲歸妹之義天下之以說而動皆一時苟且之會不思其終不究其敝者也君子觀其動之不正遠慮其終而知其有敝是以事可久而无悔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无正應而承九二之後娣之象也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但娣非正配僅能協助其小君而已如足跛而偏亦能履地而行不至於廢也少女而從長男惟娣不爲遠禮失時以此而行自可得吉

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少女且微而在下以娣媵而歸乃其常也娣媵不能成內助之功雖有其德如跛者之履耳跛者之履雖不足以有行然亦可以行者以其佐小君能相承助也如是而征則爲安分故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卦以說而動多失其正獨九二陽剛中正而不牽於說雖與五相應亦得其正而无邪妄之象有邈焉不羣者故諸爻皆就歸妹取象而此獨異其辭二爲二

陰所乘故有眇象眇之視若不甚遠然視以審而尤
眞如人有剛中之德雖蔽於陰而幽閑自守獨得其
正也當說以動之時舉世波靡獨居貞而不亂蓋視
之審而所見有深焉者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世人以蝶狎爲常而賢者自以端靜爲常而不變乃
所謂貞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者待之甚急之意如左傳寡君須矣之須三爲說
之主无正應而與四相比以動有亟不暇擇之勢然

以求歸說於非禮須之雖急終必爲人所賤求爲正配而不得僅可反歸而求爲娣耳反歸反而就九二之歸以求爲娣媵也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應祇可充娣媵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者其處其德皆未當其宜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陽剛在女子爲正德又居柔而不躁賢明者也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正與六三相反遲待也其愆期也非不售也待得嘉耦乃及時而行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爻辭言愆期而傳則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
苟從人蓋有待而行非爲人所棄也行謂出嫁詩曰
女子有行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妹之貴者也下應於二爲下嫁之象王姬
下嫁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故稱之女不待夫家
之求而自歸非正也然惟天子之女則必求夫家而
自歸焉是歸妹之義在他人則爲越禮犯義而凶在
天子則爲降尊屈貴而吉矣尊貴之女尙德而不尙

飾故其衣袂之良反不如其娣袂之不良正見其德之良也月幾望陰之盛也柔中之德盛而不過其吉可知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釋之也言五居尊位而用中故能以至貴而行其勤儉謙抑之德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筐筐之實婦職所供也諸侯之祭親割

牲卿大夫士皆然割取血以祭焉承筐未有无實刲羊未有无血者歸妹之象以說而動始不以正必不能保其終无實无血極狀其不堪承祭之象是夫婦之无終者也尙何所往而利哉先言女者歸妹之不正女先於男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專取虛筐无實爲言者上六女子也雜卦傳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終字與窮字並言亦窮字意其指是爻乎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盛大之義以明而動所以致豐豐爲盛大其義自亨假至也極天下之光大惟王者能致之然豐於外者蔽其中豐於上者蔽其下苟明有未至則肘腋之下蒙蔽所積而況四海之遙萬民之中一葉蔽目不見泰岱矣故豐者憂危之卦也聖人深憂之而云勿憂者蓋於此有道焉不必爲无益之憂也其道安在亦曰致豐之本卽保豐之道何以致豐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光明无所不及則幽隱畢照斯可永保夫豐亨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惟明以動所以致豐盛大之義惟王者能致之尙大
者猶言極天下之大也所有既極其大則志意廣大
不能謹小慮微卽昏之徵而衰之兆也當是時勿徒
以爲憂也宜作其明如日之方中普照天下常明而
不昏則可常中而不昃然天運循環无往不復盛極
必衰亦復如是王者至此豈能與天運亢哉但能盡
人事之當然者而已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以成其斷之象折獄者惟明克允致刑者惟斷乃成故君子法之以折獄致刑而天下无冤獄无濫刑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初不言豐初未至於豐也配主指四而言凡卦爻皆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旬均也初之剛與四之剛同德相遇雖其勢均敵而其用相資往而從之非徒无咎且有以成其豐而

可嘉尙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勢均而相濟雖可无咎若有求勝之意則爲過旬矣
求勝而不相下將失其相濟之道而致災也凡明者
或恃其明以求勝故戒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蔽障也日中見斗如日食而星見也六二居豐之
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柔闇之君故爲
豐蔀見斗之象言蔽障之大如日失其明而見星斗
也天下之理明則无疑闇則疑六二雖明而五則闇

甚若往而從之必反見疑惟在積誠意以感發之則昏蒙可開而得吉古人之事庸主而道得行者惟至誠有以動之耳二虛中有孚之象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二虛中故有孚五雖闇而亦虛中故可發言以誠相感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者陰氣沛塞之意其蔽甚於蔀矣蔀與沛皆蔽日之物非蔽人之物或以蔀爲編草沛爲幡幔者非也沫小星也以日食推之日爲陰氣所蔽食限多則大

星見食限甚則小星亦見矣三處明體之極而反增其蔽者所應之上六乃過中處極之陰其蔽安得不甚哉右肱人之所賴爲用也折則不利於用而无能爲矣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於天下上无可依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然於義爲无咎者守其剛正以事上反己无怍而人莫尤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

四以陽剛爲動之主而近比於五故亦云豐蔀見斗
四與初同德相應故云夷主夷平也明動必相濟然
後有成故初謂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
上就下也迭稱主者明動相須莫適爲主惟明者知
求動以爲主動者知求明以爲主四居大臣之位得
剛明之賢以爲助是以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
吉行也

象與二同而受蔽更深故於此發其義四爲動主居

上之下而蔽於二陰其位不當而蔽不易開必求明以自輔明動相資乃可期開其蔽也故遇其夷主則爲吉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豐以明爲重五以陰暗居尊位非能吉也惟其得中應二二文明中正煥乎有章者也五能虛已以待之則二以文明之章來開其蔽而著其明乃有慶譽而得吉有者本非所有而有之辭慶福自外來也譽名自外成也二五爻辭正相對而言二病五之陰暗所以往而疑五賴二之文明所以來而章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所謂吉者福慶及於天下也柔暗之君苟能信任賢才則可以爲天下福聖人設此義以爲教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豐之極亦暗之極也高自位置侈其宮室深居而不與下接其詭詭之聲音顏色足以距人於千里之外故豐其屋侈之甚也蔀其家蔽日深也讒諂盈前忠良遠引戶非无人賢者隱焉謂之无人可也其豐於自蔽如此豈有去蔀見天之望至於三歲不覿遂過而不變其凶宜矣豐之不可恃如此自古恃其

豐而驕侈昏昧以亡國敗家者相隨屬此聖人所以
丁寧告戒也有國家者可不警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天際翔者謂其屋之高大翔於天際卽詩所謂如翬
斯飛意自藏謂自深其蔽障豐而必蒞其勢然也別
无撤蒞之法惟有求助於明以消其蒞是爲吉道四
五有焉至於上則豐極蒞深而陰暗已甚絕不知蒞
之可憂方且高亢自絕於人雖有九四剛明之應亦
无如其自藏而不覲何也觀爻象得失之間可識處
豐之道矣

三三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山非火之所留也野
燒延緣有過而不處之象故爲旅旅而亨亨之小者
也然事有大小道无不在若以旅非常居爲可苟將
失其貞以取戾惟知正道不可須臾離則亨雖小而
自得旅之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
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用剛非旅道也故莫尙乎用柔然柔不可過也故莫

尚乎得中以六居五得中位而屬外體麗乎二剛之
閒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得剛柔相濟之宜也
夫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而麗乎明則不失時
宜然後得處旅之道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未易合
蓋其亨雖小而時義則大或以旅興或以旅喪故歎
其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在山則野燒之暫猶旅寓耳故爲旅離虛爲明艮
止爲慎不留獄者不使久處其中也用刑固貴乎明
然明者未必慎慎者或留獄皆未盡善也君子體旅

之象既明慎於用刑又以囹圄慘惡之地不可使人
淹迹小事則立決大事亦不越旬時雖召致於獄使
若旅之過而不留也

初六旅瑣瑣其所處災

六以陰柔居旅之初是闇弱卑下之人初處乎旅不
知旅之難而召災者也瑣瑣猥鄙煩碎之狀處旅貴
乎持身謹飭與物寬和今以猥鄙之習而爲煩碎之
行人所厭薄斯其所以召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不知處旅之難而瑣瑣然志意窮迫自取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次舍旅所安也資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卽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艮爲止二以艮體而柔順中正得所止矣故雖在旅而能內不失己而已无不安外不失人而人无不與凡旅之所恃以不可无者皆有以致之也大抵處旅以柔順爲貴又能中正是以得宜三過剛而不中四剛而失位皆不如也合而觀之可識處旅之道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所賴者尤在童僕而得其貞者爲最難旣得童僕之忠貞則卽次懷資更無疑慮故終无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九三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故其辭全與二反上卦離爲火九三逼處故有焚象喪其童僕其剛暴不能容物可知雖其所執非不正而剛暴之過非旅之宜必致危厲也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卽童僕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也焚次而失所依庇亦已傷而不安矣况又喪其童僕乎然非

必童僕之无良也當旅之時而與下刻薄寡恩直若旅人然則下亦必旅視乎上而不願久留其義自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以柔爲貴四以剛居柔故差勝於三然位非中正故不曰以次而曰于處不如二之得所安也在旅而處多懼之地故雖得資與六二同而未免加斧以自防衛處非所安且有戒心其心豈能快然乎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得其資斧不免有防患之心故未快也九居四不爲

得位故境雖可處而不愜於心旅中每有此況雖有
所得而不可謂之得志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一矢亡言中之易也六五柔
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其動必中文明之道如
射雉一矢而亡之終能致譽命也五在旅卦不取君
象古者士大夫出疆載贄而行射雉而得進身有階
之象有文明之德雖在旅中終可令譽升聞爵命及
之也朱子以亡爲亡失之亡言射雉雖不无亡失之
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似於終字意較合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信於友則有譽獲乎上則有命上逮言其地望已高
譽及於上而有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之視九三尤爲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
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爲象夫高極
必危離火又有焚象故曰鳥焚其巢先笑謂喜居物
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離之象也旅
道以柔順謙下爲本上九喪其順德所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而好居人上其義不能保其居固當有焚巢之事失柔順之正而忤於人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三三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者卑順遜讓之意孔子彖傳凡遇巽卦皆直謂之巽蓋古時巽與遜通用徑取遜讓之意不必以他辭代也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其象爲風風之柔和无所不入以人事言之卑順遜讓亦无所不容然則巽之爲義以卑順爲體以容入爲用也爲卦一陰生於下

二陽巽之於上卦以剛爻得名陰生而陽巽之也又柔皆居下順剛亦有巽義巽之爲道以陰爲主故其亨小以剛之得位言則利有攸往以柔之順剛言則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申重也巽之取象在天爲風在人君爲命風者天之號令其入物也无不至命者君之號令其入人也亦无不至卦本乾體一陰下生剛有巽之之象剛巽

柔而居二五中正之位柔既已生皆在二五之下有
順乎剛之象有異乎中正之德則不暴急以忤物而
志可行故利有攸往以柔居下而順剛則慎進不敢
干陽无所違逆故利見大人象錯言之明上施於下
下順於上用異而道同所謂異稱而隱者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之爲風者陽氣聚於外薄陰於內陽不得入而陰
弱不相激則陽乘動機往復飄聚而鼓盪以行焉隨
風者前風往而後風復興之謂飄風則不相繼故不
能終朝相隨以不息風之柔和而善入者也君子將

興民以有事命之又申命之其始不迫其繼不倦期於入民而事以集如風之相隨則草皆順偃而寒暄以漸而成以法乎此斯无不教不戒慢令之三失矣行事者令出惟行非徒託於空文將以行其實政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以陰居下卑遜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濟之則有以補其不及而得其宜矣武人勇於進者貞則慎於進而不妄故得進退之宜而利巽與震錯相比以觀震以初陽之動爲主四則陷於陰不能震矣巽以四爻爲主初則伏於下而過於巽矣

故進退懷疑柔而寡斷必濟以武人之貞乃可有爲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志疑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則決於行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下有伏陰剛居其上而巽之故有巽在牀下之象言其巽之甚也九二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矣然其位中正雖巽之過而非爲邪也將以化其邪也史以卜之巫以禳之其紛若者皆所以消其患而行其志

非如上九之巽極而无以防患者可比宜其吉而无咎也用史以喻先見之明用巫以喻潛移之道正得善處之中所謂德之制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似非中也而在巽之時則得中矣如申命行事亦以紛若而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屢失頻失而頻巽或過或不及要皆失巽之宜是可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其質不能爲巽而其志則偏於爲巽巽而頻焉則始失於不及者終必失於太過其志亦窮而无所復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巽以六四爲主初居重巽之下故過於巽而有進退之疑四居高當位處二剛之間有以相濟而无初六之疑則悔亡矣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一其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乃用武而有功焉蓋以順乎剛而得之由是以

觀則巽之爲道豈柔弱畏懦之謂哉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以去害而獲三品之禽有除害興利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五居尊位爲巽之主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
巽之積弊將因循而入於蠱故有悔五以剛中正之
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而悔亡无所不利无初
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乃善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
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以造

事言之則取諸甲而曰終則有始以更事言之則取諸庚而曰无初有終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先三日以審其幾後三日以究其實慎始思終權斯行矣然則申命行事乃巽之貞是以吉也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以九居五位乎正中爲巽命行事之主所以貞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處巽之極過於巽矣故亦曰巽在牀下資斧古本作齊斧當從之齊斧所以斷也過巽而失其所以斷是喪其陽剛之德也雖貞亦凶如婦人之仁姑息之愛

雖非爲邪然足致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極於上其道窮矣天下事惟斷乃成今焉喪其資斧是失所以斷矣將自以巽爲得正乎无斷則敗可必其凶也

三三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說之見乎外蓋陽假陰之和柔以爲用也其象爲澤取坎水塞其下流而積潤上升以說萬物也說有致亨之道而非道妄說

則爲邪諂故戒以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柔外內誠實而外和順說道之貞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爲順剛中爲信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其說於民也如天地之无私而生成之澤施之博而感之深有以先入乎民心而使之說服无斃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此正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者故

贊說之大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相說則得益愈深講其所未明習其所未熟其滋益无窮其說亦无窮也

初九和兌吉

以陽居說體之初既獨不比於陰柔是无所偏私而得說之正故曰和和與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之和同初潛而在下未與天下相感其所說者无乖戾之私皆性情之正君子之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未牽於陰信心信理自說其說非待說於物何疑之有若四比三則有商兌之疑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比於陰當有悔也陽剛得中雖比小人自守不失而以孚信爲說者也已以孚信爲說人不得而妄說之所以吉而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初去三遠不特志可信而行亦未涉乎可疑二去三近行雖不免於可疑而志則可信

六三來兌凶

來兌者就之以求說也六三陰柔不中說不以道而居兩兌之間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爲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爲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居兩兌之交說而又說不得其正故曰位不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以剛居柔近比六三之諛佞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於內而未寧兩閒謂之介疾謂疾病也喜謂病去也四比於三介於邪害若

安而溺其病大矣惟能商度所說之非道而不以爲
可安則雖介乎疾而有喜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居大臣之位能不以讒諂面諛爲可安而商所以
去之非一身之喜實天下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比於上六
之柔邪若信其佞諛則陽爲所剝而可危矣夫說之
感人最爲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爲君者尤易
狃於所說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孔壬況凡爲君

子者乎然惟九五之中正乃能心知其可危而深戒其孚其厲也乃所以免於剝夫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兌五說體與履五健體不同而皆有厲象夫子又皆以位正當釋之蓋惟剛中正乃能知危而戒懼也

上六引兌

上六居說之極雖居外卦若蕭然事外不以說人爲事而乘其地位之高巧於感人不就人以求說而自能引人以說之其求說之迹雖隱而取說之術愈工矣斯象也其僞士託於高曠而巧於媚世者乎以其

无位而不足爲害也故第以引兌盡其情狀而不著
吉凶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爲光明引而爲說則心術曖
昧行事偏僻豈得爲光乎

三三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風行水上有解散之象故爲渙人情凝滯於
私則拘泥而不能通達一旦豁然悟其所據之非風
拂水流如徹重圍而游曠宇破一鄉之見而善以天

下離一時之俗而游於千古此渙之所以亨而六爻皆吉也至於王者合渙之道則又以中爲主本乎中以感格則散可聚如祖考之精神既散而可格於廟以聚之即可由是睦族而親萬國大聚天下之渙也木在水上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合渙之道在乎正固故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來氏云渙與節相反節轉而爲渙則節之九五來居渙之九二故曰剛來而不窮節之六三轉而爲渙之

六四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也剛聚於上則且消而窮來於下則不窮矣三行居四爲巽居四爲得位巽體柔順乎剛故曰上同也王乃在中者王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薦之孚直有出於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與祖考相感格也乘木有功者木在水上險而順也可以事鬼神則天下无不可通之志可以涉險阻則天下无不可安之遇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世遠愈疏其渙久矣先王觀於風行水上之象憂其渙而思所以救之享帝立廟

凡以使人知報本而救其渙也陶匏繭栗之前无畔
心几筵俎豆之閒无逆志用其仁孝之誠發其厥初
之感溯流得源敬本親末天下煥散之患其可以免
乎然立廟之制通乎諸侯大夫士而享帝獨行於天
子者明天下无二本也天下无二本則煥无不合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六居卦之初煥之始也始煥而卽拯之其爲力也易
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
則親比相求初之託於二如得壯馬以濟險而不至
於渙故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始渙而用拯以其能順乎剛而又順乎時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奔急就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指初而言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之時相比而相賴故二目初爲机初謂二爲馬二急就初以爲安雖在險中可以亡其悔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之時以陽剛來居於二二安靜之位也得中而

爲下所歸可憑之以爲安而得合渙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卦惟三與上正應獨有合而无渙三以陰居陽得應於上志在有爲者也然陰柔而不中正慮其有私己之意必能渙散其躬之私意以合於上則可无悔自此以上四爻皆因渙以拯渙者謂渙其所渙則不當渙者聚矣芮氏曰人之躬孑然一耳何所事於渙從來天下之患至於紛紜膠葛而不可解者无他皆起於有我之私致之也人人知有我則不能渙而大渙至矣是土崩瓦解之道也渙其躬則忘我矣忘我安

得有悔明道有言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起見故看得道理小了放這身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此正渙其躬无悔之意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應於上在外也惟躬之渙所以能濟天下之渙惟志在濟天下之渙所以有躬之渙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四應初比三本其羣也然皆不相得而以巽順之德上同於五則渙其羣矣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人情各相朋黨則天下渙散而不能混

一惟六四巽順而正上同乎剛中之主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所以元吉且聚之大也夷平常也散小羣以成大羣勢合於一如丘陵之高斯固豪傑之所爲非平常思慮所及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凡樹私黨者皆心之暗昧狹小者也惟无一毫之私則光明正大自能渙其羣矣故曰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王

者以天下爲一身欲渙周身之汗其必有大號令與天下更始而後可凡大命令之下大政事之布大財用之發以散則爲和風以潤則爲甘雨如人之汗從心而液无不霑透則羣邪之鬱積盡渙而天下之險難亦无不解矣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天下渙散之時人主開誠布公散財以聚民天下之心自歸於一此王者所以凝其命而正位也王居之上疑脫渙字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諸爻皆无正應惟上應三三居坎險血之象也
渙以離爲義上居卦外无位之地既无合渙之權惟
以潔身爲義逖遠也上居渙終去坎甚遠雖爲正應
而絕无私係之意其於坎血去之惟恐不速且遠出
以避其害是能明哲保身者何咎之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與三相應害也然超處渙上渙去坎險之害故得
无咎也

三三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爲節之象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苦則物不能堪非道之正不可固守以爲常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統觀全體而剛柔適均則剛以濟柔柔以濟剛一張一弛惟其稱也析觀二卦而二五得中則不失之過

不失之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是以制度數而
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
若過乎中則其節苦失其亨理而道窮矣夫節之象
以二體言之則說以行險雖若艱阻難行自有安和
之道又九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於上而所節者
得其中正可以通行於天下是說而不苦通而不窮
也故天地以氣序爲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
時之功成王者以制度爲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
則不傷財害民節得其中自甘而不苦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則泄之水以澤爲泄也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陽剛在下居得其正當節之初知其時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於不出戶外之庭是知節而能止者故无咎凡事易放而難節既放之後節之甚難惟節之於初則其勢易而不以爲苦自人之言行以至服用飲食莫不皆然處初之時務爲謹密自

約而鮮失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不出戶庭知塞也而兼言知通塞者見其非一於止者也二之失時極則但知塞而不知通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內之庭下卦爲澤澤以鍾水也水始至則固其防以澹之初是也水漸盛則啟其實以洩之二是也二與初同道則失其節矣九二居中得位所處之時可以出而有爲矣乃爲六三所節而徘徊觀望至於私欲而昧乎剛斷之正失其用行之時所以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初爲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爲之時其道不可同也乃亦拘守小節而不出是爲失時之極節之過而不通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處兌之極水溢澤上過中而不節以致困窮則必嗟歎不堪其憂矣然无節之人雖困而興嗟不能改也如知悔而能改自可无咎如徒嗟若而仍不能節則困由自取无所歸咎也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則可以免咎乃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六三失位而居兌澤之極是乃溢而不節六四居坎體之下水上溢爲无節就下爲有節安流而不溢故爲安節安與勉對蓋四當位而順上承九五之君凡制節謹度皆循乎成法而安行非勉爲節者是以安而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中正之通在五四以近承不以徒止爲功更以通行

爲道故曰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鹹苦辛酸味之偏甘味之中也甘受和和者節味之偏而適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節之吉也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尙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貴乎中當節而不節則六三有不節之嗟過於節

則上六有苦節之凶惟九五甘節而吉者蓋居位之中當位以節無過無不及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於義故曰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不可貞而貞固守之節之道至是而窮矣

三三兌下
異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程子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是也夫陽實陰虛以實之謂信而易每以陰言孚者人之懷疑必先有成見於中窒而不通則遇物皆見其乖異虛以相迎自無疑阻而發之皆爲實理虛以言信之體實以言信之用也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信以貞爲本或失其正則其孚也人爲之僻非天理之眞故利於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

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以成卦觀之在二體則爲中實在全體則爲中虛蓋中不虛則有所累有所累害於信者也中不實則无所主无所主則又失其信矣柔在內而剛得中故曰中孚下說以孚於上上巽以孚於下上下交孚化之所以行於邦國也信及豚魚信之道至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以中孚涉險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天之道孚貞而已孚得其貞乃能至誠无息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无所不入即積水重陰之下亦能解其凍
焉猶至誠之无所不入也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議
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故獄而
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書曰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洽也者其中孚之謂乎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安也居孚之初宜安於誠一則吉如其不安而有
它志則不安燕矣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孚在其中
无待於外也初應於四若安處於下不假他求何吉
如之苟動而求孚於四是變其初志而有它也則失

其所安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志未變者保其誠一之初心不誘於外而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處二陰之下爲在陰其子謂初也好爵天爵也靡與靡同九二陽剛得中居二陰之下非求聞達者也然有孚在物无不應初九在下與二同類固先應之如鶴鳴而子和矣而懿德人所同好況九五同德相應好爵與靡天爵修而人爵亦不得辭固感應之自然也鄭氏曰二獨无應若未信於人而爻之最吉者

莫二若也自耀者其實喪自晦者其德彰无心於感物而物无不感者至誠之道也二以剛履柔其居得中且伏於二陰之下蓋靜晦而无求者无求而物自應故鶴鳴子和感以天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願出於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指四而言陰之爲性雖同類而亦疑三以陰居陽說體而躁進與上正應四居其上而阻隔之故以爲敵然四巽順不與競三欲攻之而不得居既不安志

又不定於是私心顛倒變動不常至於如此夫信不足而有私係之心其言之无常皆感物而動不能自主矣三四皆以虛中爲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非四果與爲敵也三不善處有以得之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柔居剛心係於上而隔於四靡所信從由於居不當位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以受日之施爲明陰陽相感之正者也六四承五

之孚而順受之柔得其位月幾望之象陰爲陽所孚至矣兩馬爲匹馬陰類四與三並如馬匹然陰黨盛則與陽亢四異順而不與三同其躁進則馬匹亡矣亡其匹以順乎九五之剛何咎之有夫匹亦敵之類得敵與匹亡其道正相反也彖傳言柔在內而爻則其道相反卦統全體而言與爻位之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三之類以孚於五破小羣而惇大信感應之正也故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
攣如謂信之固結如拘攣然人君之孚與在下者不
同在下者中有實德不遷於外而已人君則以孚天
下爲實德故必誠信固結於天下然後爲无咎也九
五剛健中正與九二同德相應而无所私係其道足
以感通乎天下而固結之所謂孚乃化邦者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之位其孚於天下正當如是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王氏曰雞曰翰音以其鳴有信也上九居高自信尙小信而抗志絕物雞之高飛能幾何哉可謂之貞然亦匹夫匹婦之諒爾凶必及之顧氏曰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无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辨其高過於大學而无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絃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愚按斯爻之義二說盡之矣凡言之无實而高張者皆翰音之登于天也今之所謂漢學者託漢人實事求是之言專

以考證爲事而不談義理其始考證名物尙足爲識
小之徒其後毛舉細故則并无識小之用其說經矜
奇炫博不顧理之所安而專以攻擊宋儒爲事甚至
謂理不足窮欲不當遏爲此說者皆禪學之緒餘其
悖妄如此夫宋儒之說經皆本其躬行心得者闡聖
人之微意乃天理之公非己意之私也今漢學家以
其律己之嚴不便於其私而攻之名爲攻宋儒其實
卽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承之道也乃自一
二記醜學博者倡之於前於是矜才好異者羣和於
後託六藝以肆其倡狂之言蔑理悖道而无忌於戾

自高方鼓天下之眾而從之非无實而高張者耶昔
之談空空覈玄玄者以詩書爲糟粕今之務考證講
說文者以糟粕爲詩書所託不同而其敗壞人才歸
於无用則一而已然將斥爲不正則依附乎聖經也
而實則充塞仁義且甚於楊墨老莊凶孰甚焉嗚呼
邪流正塞將率獸食人而其禍未知伊於胡底悲哉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虛聲无實何可久長乎

三三三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小謂陰也二五之位陰皆據之又得初上二陰以爲羽翼而以三四進退危疑之地處陽而錮之於內陰之逾量甚矣故曰小過小過者小事之過謂日用常行之事過者過其常也道雖貴中然勢有偏重時須矯枉過正而後得其平卽夫子所謂審儉嗇戚之意過所以爲中也當過而過然後可以通行故有亨道而利於貞也陰之爲道柔弱曲謹而不能勝大任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者鳥將飛則鳴遺音尙聞其飛未遠也因其飛而戒以不宜上宜下在

飛鳥則上无戾止下有棲宿在人事則高亢者失正而遠於理卑約者得正而近乎情陰雖過能戢其飛揚之志以順乎剛乃所謂利貞也是以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過而亨者事有失之於偏矯其失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而其用不窮也與時行者隨時之宜施當其可與時行而不失其貞則過非過也乃所以爲

中也陰柔得中剛陽失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二陽在內象鳥軀四陰在旁象鳥翼飛鳥翔空无所依著愈上則愈窮是上則逆也下附物則身可安是下則順也人事亦然奢僭爲逆恭儉爲順亦宜下而不宜上也以卦體言陰乘陽爲逆承陽爲順四陰分居上下亦自有逆順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出地其聲奮而大至山上則聲漸斂而微乃小過之意世俗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以過恭

過哀過儉雖若非中行然恭哀儉三者人多不及過之而後可就乎中但所過者皆收斂卑降宜下之義可言小過而不可言大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

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翰故於初上言之初六陰柔在下而居鳥翅之末當止而反飛位在下而志愈上故以飛而致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恃翰之勁不安於下而以飛致凶孽由自作可如何

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
目爲祖妣指六五五居四上蓋又尊於祖之妣也二
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欲相遇而二陽
互乎其中非過之不能遇也以家言之則四爲祖而
五爲最尊之妣過其祖而遇其妣无不可也以國言
之則五爲君三四雖失位而不中然皆居二之上未
可因不及於君而過於在上之大臣以求遇乎君也
當小過之時陽弱陰強故設爲過不及之象以示斟

酌於時位之際而求合乎中六二居中得正若能遇陽而止不過於陵陽則爲能守其分而不愆於中故无咎程傳以爲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故无咎小過患在以陰陵陽以陰陵陰非小過之義也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所以不及其君而安於遇其臣者以陽剛居其上爲國之大臣不可過之以求遇於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者小事之過敬小慎微之義事每當過然後得中而无咎九三重剛居下之上當小過之時眾陰所

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陰或從而戕害之其凶可知若過防之亦或可免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盛之時必害於陽不過爲之防則爲所戕害其凶甚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

句永貞

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不過乎剛是以无咎然位近於五多懼之地也弗過遇之往厲必戒言弗加意待之則往必見猜而危厲不可不戒也勿用言當韜晦自斂也陰過之時陽必見忌非可有爲之時必加意

待之慎其所往乃可免於危厲故惟韜晦勿用焉則
可永保其貞也小過者陰之過也故二陽爻皆曰弗
過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陽失位而不中屈於陰下非其情也陰已過而不相
下雖與之遇交終不固故往厲當戒而惟以勿用爲
正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當陰過之時而中隔二陽如雲飛於天澤
不下降故曰密雲不雨其陰陽之不和與小畜不同

小畜以一陰畜眾陽必陰氣尙往乃積厚而自雨此爻則陰氣已上又當下交而成雨也弋者所以射高也在穴者隱伏於下之物也時值小過不宜上宜下陰至於五過甚矣挾勢自亢澤不下究豈能有成必也降心抑志以下交如弋鳥不弋其飛而弋其在穴者如此則合乎宜下之意而雲之密於上者亦可下施而爲雨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氣已上不與陽和所以不能爲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爲災眚

弗過終絕於陽而不相下也上六過而不已若飛鳥
高翔上逆之極亢而不反必將離矰繳不亦凶乎猶
人之不近人情亢已而行不能反於下以圖其所安
必離於禍是天災也亦人自招之眚也可不戒哉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居過之中弗遇於理而驕亢以求勝其凶宜矣 項
氏曰坎離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
於既未濟頤中孚肖離大小過肖坎故上經以頤大
過附坎離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既未濟二陽函四陰
則謂之頤四陽函二陰則謂之中孚二陰函四陽則

謂之大過四陰函二陽則謂之小過離之爲麗坎之爲陷意亦類此

三三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體立而用行所以爲既濟也小謂陰也亨小者言既濟之時陽爻得志於上巳亨而時將過矣獨陰爻之居下者有柔謙之德可不失其亨也卦之六位既各得其正利在貞固以守之乃可常保其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人皆不能居

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不可不慎也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亨小二字之間疑脫一小字

小謂陰也既濟三五二陽爻乘時得位其亨不待言矣然盛極必衰其機已伏惟二四兩陰爻居下柔謙獨有戒慎之象尚可不失其亨故曰小者亨也卽以家道觀之世家大族事事亨遂志得意滿者衰卽隨之而其中能保其世而復振者必其柔謙而未嘗志得意滿者也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之自然也利貞者

陰陽各得正位合於正固之義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成不變之理所恃者制治保邦之道有以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初吉者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善處是以可成既濟之功終止則亂者於其終安於无事而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爲之防此亂之所由生時極道窮而必變也凡易辭以剛中爲善而既未濟皆善柔中者亦謙受益之意也又既濟以內卦爲主初吉終亂以文明已過而坎險繼之至外卦則向乎未濟矣未濟以外卦爲主初吝終吉以出乎坎險而漸際文明至外卦則向乎既濟矣

亦猶泰之善在二否之善在五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雖相爲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苟非有物以持其中則水火相息變亂在頃刻閒耳君子知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伏於既濟之日思此而豫防之兢惕於日中綢繆於未雨乃可以保初吉而不至終亂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易銳然時

既濟矣進將何之義貴乎知止輪所以行曳之則不
進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
初能止其進如此乃可保其无咎若恃其濟而不知
止其能免於咎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當方濟之始即能思患而不輕進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車之蔽喪其茀則不可以行
矣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宜得行其志也然
既濟之時五居尊位无復禮賢求士之志故二雖有

其德未能卽遂其行也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
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之卦有六位
七則變矣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
於異時也初之時未可以行也故曰曳其輪二可以
行矣而不苟於行斯爲善處旣濟而進退合於禮義
者乎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居下卦之中上有正應自守不失終必感孚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商中興之主振衰撥亂自未濟而旣濟者也旣

濟至於三內卦既終則已濟矣故言伐鬼方而三年克之已然之辭也三年言其濟之難小人勿用欲保其濟也中興之業既就如使小人預於其閒貪功逞欲億民不息則必以亂終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於用小人而小人之用必在功成志滿之時九三剛而不中居二陰之閒又應上六故以用小人爲戒

象曰三年克之億也

億者見其用力之勞成功之非易可不思所以善保之哉

六四繡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義程子曰禱當作濡謂滲漏也衣襦所以塞舟之罅漏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敢忘戒備也既濟固當思患預防而四又多懼之地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艱也如乘舟者不可以无襦而忘衣襦亦不可謂衣襦已備遂恣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襦不及施矣惟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善道也不言吉者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戒者雖居治安无事之時而常疑患之將至其
願畏於民晷而兢兢持保之者无不至矣患必生於
自信而疏防惟其能疑所以能戒而无患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能保其濟者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盛極則衰至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況於五乎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當物大豐盛之時驕奢易萌
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祭禮以爲訓東西者
彼此之辭不必以五與二對言若曰東鄰殺牛何其

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蓋因其剛健中正之才而教以祈天永命之道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夫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德馨而黍稷可薦信昭而沼毛可羞既濟之時五盛極而將衰矣非有嚴恭寅畏之誠烏能實受其福乎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勢固可危又以陰柔處坎體之上如涉險

而濡溺其首危可知也夫濡尾者有後顧之義濡首者不慮前也恃以爲濟遂至濡溺其首皆由治不思亂安不慮危以至窮極而反於未濟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終反於未濟至於濡沒其首故當翻然而警惕然而改何可久如此乎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之未成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未濟非不濟也未焉耳故有亨理汔

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慎故勇於濟則濡其尾而不濟未濟而求濟致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不知畏慎以致不能濟何利之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柔得中指六五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外卦而亨取五與既濟之亨取二正相對也小狐蓋指初而言初以陰居下故爲小狐而有尾象輕進而阻於二之剛

未能出乎險中也既未出險中而濡尾不得進是輕躁於始不能繼續以終之也无所往而利矣陰陽雖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之時而有與若能養晦以待時得人而其濟未嘗无得濟之理也程子曰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傳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炎上水潤下物不同也火居南水居北方不同也君子以之慎辨物使物以羣分慎居方使方以類聚則分定不亂陽居陽位陰居陰位各得其所水火之

爭息調劑之功成未濟而成既濟矣

初六濡其尾吝

六以陰柔居未濟之初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四當未濟之時亦不能援也初爲尾象獸之濟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卦辭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不度其才力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猶言底止也處事之初卽知所底止自不至冒昧而妄動初六不量力相時而妄動是亦不知事理之

所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剛中力足以濟者然居坎中而在下當未濟之時難以行其志故曳其車輪未敢輕進居中而不失其貞是以吉也既濟之時初二兩爻猶未敢輕進況未濟乎使恃其才而勇於赴難適以敗事耳如二之剛中貞以自持待時而動乃終有濟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之時以貞爲主二雖曳輪而不進然得中道以行其正豈終於不濟者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三居下卦坎險之上過此則近於濟矣故特表以卦名陰柔不中正以征則凶然居坎上將出乎險有利涉之象豈利於水浮而不可陸走歟或謂當險難之時无必全之道不顧利害而求上承乎剛甯武子以之至於此則吉凶非其所謀无可避之患凶而又云利者以合義利物爲利也亦通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爻位皆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之以其志可取而窮於時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既出乎險以剛明居高位當得濟之任乘可濟之時可以行其志故貞吉悔亡震者震動而使之驚畏也當未濟而求其濟用力備勞必三年而後有賞于大國謂大國所愾而賞勞之也卦與既濟反對此爻卽既濟之三也故亦取高宗中興之象但既濟至三內卦之終則已濟矣故曰克之者功之既成也未濟至四甫出乎險方圖濟焉故曰震用者威之初奮也時位不同辭亦略異正可於此研其幾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爻以六三爲未濟則九四其濟矣濟時之志至是乃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以柔居尊位有中正文明之德是能虛己任賢得求濟之正道吉可知也豈有悔乎且其所以吉者非徒貞正而已其沖和謙抑之德充實而有光輝雖非大人之造而允爲君子之光君子者以位言則守成而不徼功之令主以德言則希聖而不躐等之醇儒五兼而有之被其光者无不感孚悅服其吉乃愈不可量爾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而言暉昭其盛也被其暉者吉在天下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以陽剛居未濟之終時可濟矣而不居得濟之位惟安於義命孚于飲酒以自樂則无咎若縱情放誕如劉伶阮籍之爲則沈溺於酒將濡其首而失有孚之素矣易中凡言酒者皆坎也上與坎三應故有飲酒之象又以所應者不正故以沈湎爲戒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當有節至於濡首亦不知節之甚矣

周易集義卷六